

埃弥·萧是萧三的笔名。对于上世纪的苏联人来说,这个名字真是太熟悉了。而在中国国内,更加广为人知的是他的本名——萧三。这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现代诗人与翻译家,其影响力已远超半个地球,至今依旧激荡无穷。纵观其一生的经历与创作,既有曲折又漫长的游子经历,也有壮丽敏锐的归国安顿时期。但萧三始终以个人之力超越了时代的裹挟,用诗歌作为他对时代的回应、对祖国和革命事业的热爱与折射。萧三一生作品众多,但如果按照其创作分期的不同,也可将其分为少年时期、苏联时期、延安时期及老年时期,希望借此得以窥其一生辗转与文学风格。

平生少年时

萧三生于1896年,年少时期的他曾与毛泽东同学多年。彼时的萧三与其同时代的诸多少年一样,选择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于时代的洪流中奋力求索着改造中国的道路。19世纪初的中国还处在封建王朝的水深火热之中,萧三没有选择去写作花前月下的酸腐诗句,而是在其创作初期便显现出他鲜明的诗歌特色——直抒胸臆、酣畅淋漓。

这几块顽石/堆砌起一级、二级、三级/不知压死了多少女人/压着她的身,压着她的心/压得她有苦说不出/压得她做不得声/建这种节孝坊的人/用麻石一层、二层、三层来压妇女的人/到底是何居心/“节孝”坊/人世长留你/人类算无耻!(《节孝坊》,1919年7月)

“通俗化”与“亲切感”始终都是萧三诗作中的鲜明特点,可以说,这种风格在其创作的早期就已显露无疑。以《节孝坊》为代表的早期诗作,萧三将落脚点放置于对于封建礼制遗毒的深刻批判上,采取直抒胸臆的排比句法,将层层情绪的累积也演变得更加具象化,最后的呼喊“人世长留你,人类算无耻”也顺理成章。这是符合该时期的作者年龄与身份的。而在约1700年以前,中国的古代也有一位类似的少年,同样处于寻找人生出路的尝试之中。“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阮籍,《咏怀》其一)一个人的少年时代可谓是其内心最最天地清明的时期,也许迷惘,也许冲动,但彼时所呈现出的追求大抵就是其本真性格深处对于自己命运的听从。船山说过,“志也,所谓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性所自出也。”可见这种出自“天地之心”的本真,是一个人最朴实的品质外现。而处于1919年的萧三,轰轰烈烈的新思潮已经涌入国内,整个民族都在觉醒,热血狂的少年也决定用诗做武器、借助诗歌来战斗,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三的诗名可谓“墙内开花墙外香”。1939年,43岁的他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在此之前他已经先后在国外生活了近16年,16年的国外生活不仅让他习得了多门外语,结识了很多国际共产主义友人,同时也让他成为了一个在国际上小有名气的诗人。在苏联生活的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受到了一致好评,他的部分诗歌曾被选入苏联的教科书,因此,在今天的俄罗斯仍有一大批人熟知“埃弥·萧”这个中国诗人。但是在中国国内,很多人也许会熟知《革命烈士诗抄》,熟知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但对其编著者萧三本人却并不熟悉。

按萧三自己的话说,他是1930年正式走上文坛的,而且是被“捉住黄牛当马骑”的一个意外事件。这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词,但不得不承认,1930年在苏联举行的第一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对萧三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生机遇。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中国国内革命作家没能出席此次大会,身处苏联的萧三便作为中国“左联”作家的代表参会。萧三借此机会在大会上向20多个国家的革命作家朗读了他的诗作。会议结束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立,萧三负责远东部的工作,并向其机关刊物《国际文学》组稿。由于通信不便,国内很多优秀的作品很难寄到萧三手中,紧急时萧三不得不拿出自己的作品以应急,这些作品让他在国际诗坛崭露头角,并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这个时期是萧三创作的高潮期,他借鉴当时苏联的革命题材诗歌,汲取中国传统诗歌技法,践行着民族化、大众化的诗歌主张,创作出不少新诗佳作。这些创作经验后来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并影响了延安时期诗歌的创作,因此萧三这一时期的诗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延安时期的先声。只可惜,萧三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与文学研究中并不被重视,他的诗歌究竟如何,我们将对其三首东北抗战诗歌做简要分析如下:

《东北工农歌》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随后又扶植了伪满洲国,水深火热的东北各阶层人民在反抗日本侵略时,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当时身在苏联的萧三对祖国东北的沦陷和东北人民的惨痛遭遇深表痛心,创作了不少诗篇反映这段历史,《东北工农歌》便是其中之一。萧三的《东北工农歌》创作于1933年,这首诗在语言、韵律、节奏等方面都具有中国传统民歌的典型特征,萧三巧妙地将传统民歌的形式赋予了新的内容,一改当时许多新诗“矫揉造作”和“构造潦草”的风格,以通俗朴拙的语言风格抒发着诗人的激昂与雄浑,这首诗可以代表萧三民歌类诗歌的最高成就。

《东北工农歌》由六小节组成,叙述

风骨永存埃弥·萧

—萧三诗歌小赏

□孙艳琳

《节孝坊》便是这种少年意志的直白体现。

夜中不能寐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寻找真理,萧三非常希望自己能够真实地去到十月革命的发源地——苏联。但机缘巧合,1920年,他先和一群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们来到了法国巴黎,他们组织了“公学世界社”并常聚在一起研讨马列主义,还参与了集会游行,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感。在这个过程中,诗人也没有放弃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他常常有感而发,并将这种对于生活的高度敏感与热爱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点。

几千几百斤一条的黑鱼/拼命的出海面来狂跳/栏杆船边的搭客/没头没脑的狂叫/两个法国的女孩——黄头发露着膝儿/望着我们憨憨地笑。(《过印度洋杂诗》,1920年6月)

这首《过印度洋杂诗》便是诗人在游历路上的创作。诗作写得动感十足,先是以为充满画面感的海洋局面开篇,活力充沛的黑鱼,栏杆边喧闹的船客,而就在这片乱世之中,两个静静微笑的法国女子,让诗人躁动不已的心漏了一拍。动静的鲜明对比之中,是娴静明媚的少女笑容拯救了诗人,为他奔波中一颗疲惫至极的心带去安慰。无论理想还是抱负,终究还是高远沉静、需要一步一步的努力和奋斗才能实现的。而在实现的过程当中,诗人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身边那些稍纵即逝的美好;也提醒自己,为了本国人民,为了同胞们的更好生活,不要忘记自己的政治目标。曹子建在《黄初六年令》里曾说“修吾往业,从吾初志”,表达自身对于重新接近理想的喜悦与安慰。而对于萧三而言,救百姓于水火、予其现世的安稳便是自己难以忘怀的“初志”。

结束两年的留法生涯之后,萧三终于辗转来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另一个世界——苏联。他先是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期间与同学谢文锦一起,翻译了广为人知的《光明赞》: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走!同志们黑暗已消灭,曙光在前头。”脍炙人口的字词传达出

激昂、雄壮的战斗精神,感染了身边很多的中国同学,很快这首歌便在国内流传开来。同一时期,萧三还完成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影响深远的贡献:与陈乔年一起翻译和修订了《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1923年)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一首歌,《国际歌》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尤其是在被引入国内之后,极大地鼓舞和激励着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而萧三作为较早将其译介到中国的人,其所作出的贡献更是难以估量。此后的萧三多年辗转,1924年后曾短暂回国,但碍于时局与身体原因又赴苏联疗养,直到1939年才重新回到延安。重要的时期在1934年及以后,萧三出席了苏联作家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代表鲁迅和中国左联在大会上发言,并连任两届苏联作协党委委员。作为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进步文学之间的重要桥梁,萧三用俄语写作并出版了数量可观的拥护苏维埃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宣传鲁迅和中国左翼文学,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争取国际力量的了解和声援,是尤其难得的贡献。这一时期,萧三还写出众多国际题材的诗歌,像《献给高尔基》《突击队员的微笑》《寄史密特》和《慕斯大林》等。其中一首《梅花》,后来还曾得到毛主席的称赞:

过年时节看梅花/折下一枝带回家/梅花插在花瓶里/不怕冰雪再冻它/热酒一壶客满座/对梅痛饮作诗歌/梅花心里暗满足/冷笑姊妹无幸福/春天过后雪尽消/颗颗青梅挂树梢/回头来看花瓶里/那枝梅花全枯了(《梅花》,1934年)

诗歌的性质鲜明,借梅花来隐喻那些短暂存在的朋党与教派,暗指革命事业应该如后劲深厚的植物,深深扎根、缓慢生长,静静等待春天降临。

《梅花》里面还浸润着诗人惯常的写作习性,简单易懂,亲切感人。彼时的萧三处于千里之外的苏联,内心依旧是对于祖国母亲的绵绵情思,在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故乡的一切都值得诗人深深牵挂。1939年回国之前,萧三写出《暂别了,苏联》

《天山》《敬礼了,母亲、姊妹、兄弟》等诗歌,其中心的惆怅与激动,全部化为作品留了下来。中国古人有云:“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其一)。夜中不能寐,常常是因为脑海里面某些念头太过于强盛,一如彼时那个心系祖国革命事业的埃弥·萧,面对即将离去的苏联和暂时滞留的妻儿,想必他的心中也曾充满各种“夜中不能寐”的理由与念头。但万般挽留之下,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回了祖国,回到延安,投身到伟大的中国革命事业之中。

安得同携手

1939年后,萧三回到了延安,曾任《大众文艺》和《新诗歌》的编辑。根据地同志们齐心协力的战斗精神感染着诗人,其笔下作品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感人,像《延安狂欢夜》《送毛主席飞重庆》《号召》《反法西斯小诗》等,都作于这个时期。尤其著名作曲家冼星海曾为他谱曲的《抗战团团歌》,因其高亢的旋律、激越的节奏而在根据地上传唱一时:

我们/我们小小年纪/都是工农子弟/不怕千辛万苦/只为人民利益/多年优良的传统/我们永不抛弃/把日本鬼赶出中国去/解放我们中华民族啊/努力/努力

诗人在该作中将自身充分融入到工农子弟兵的群体之中,借老百姓之口说出最朴实的生活理想,无非就是将国土内的侵略者赶出去,还中华民族之独立与崛起。新中国成立后,萧三始终奔走于世界各地,为整个世界的和平而奔走呼号,写出了诸如《奠边府和芭蕾舞》《不许发动原子弹》《侵略者从埃及滚出去》等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进步诗篇。即使面对“文革”时的曲直颠倒、面对秦城监

狱那段被囚禁的时光,诗人也坚守过了那段难熬的曲折经历。他还曾写过一首名为《除四害赞》的诗:“臭妖婆/老叛徒/酸文痞/狗奴才!”鲁迅对此的评价为:“这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声音。”在近10年的等待之后,诗人终于回到那种“安得同携手,酌酒赋新诗”(谢宣城,《怀故人》)的状态,一如他年少时。

青青陵上柏

我虽老而残/志意犹少壮/马、列、毛思想/赋予我力量……生在大时代/赤心永不萎/道甚年不让人/革命精神不衰退!(《我虽老而残》节选,1963年改后)

这首诗作于诗人几近古稀之年。开篇虽是较消沉的气息,但旋即又以高昂的热情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贞立起勇往直前的风帆。时代不止步地向前,对于诗人而言,变化的好似只有年岁,而理想和志意则是年岁永远带不走的东西。因此诗人在后部分感慨,“道甚年不让人,革命精神不衰退!”雄心壮志之下,是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果决回应。纵观萧三这一生,在实现革命事业这方面,他是始终报有一颗赤子般的心去追随的。因此当年的古稀老人,才能写下这般的雄心壮志吧。1979年,萧三被平反,迁去新家,门庭若市,一切都仿若没有发生过。只有85岁高龄的诗人还坚持以诗歌入世,关心着他时刻惦念着的祖国:

我老汉活到八十五/今天亲见“初生虎”/中华儿女立奇功/全国敲锣又打鼓/我今天不是为了来凑热闹/只因为我老汉也觉得骄傲/中国女排名列世界前茅/这怎能不叫中国人引以自豪……在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已牢牢站住……欢迎你们胜利归来/看,全国人民的热血已经沸腾/大家心里都筑起了高台来庆功/向教练员敬礼/自古道:严师出高徒/请允许我和你们一一握手/因为我要先走一步。(《欢迎中国女排凯旋》,1981年茶话会)

及至暮年苍苍,埃弥·萧也始终还是那个当年的埃弥·萧。作为经历了全部时代凝重与生命感受的人,他的精神世界始终丰腴美丽、又谦卑。诗人气质的汪洋恣肆之中,隐藏的是他神思的恢弘、激情的委婉。他的一生都参与到其独特生命历程与艺术品格的塑造之中,又在其人生即将谢幕之时,用一句轻轻的“我要先走一步”来告别。而关于时光流逝、暮年回首,古人早已说尽:“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埃弥·萧将最终的精进融进其一生遭遇的华丽与黑暗之中,无将与迎,表现出的是属于一位诗人最终的气节与风骨。

忍看倭马度关山

□王奎 李继凯

因怜爱一个中国小女孩而经常给她糖果吃,但这引起小女孩祖母的误解:“好歹毒的日本鬼子,想把我的孙女毒死!”引来很多人“指手画脚”地骂,一个“会说日本话的中国学生”了解了情况后,化解了这场误会。后来其中一个日本兵死在了战场上,当另一个日本兵独自送糖果给小女孩时,面对满心忧伤的日本兵,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你们要来打我们?为什么你们要来占满洲?”日本兵用两个问句以回答,“难道我们自己愿意?”“知道我自己又能活多少日子?”全诗以此结尾,但却留给读者无限的回味。此诗篇幅虽不是很长但却蕴含着作者极为复杂的思考,因此在当时很多口号式的战斗诗中显得与众不同。诗人在第一节中以老祖母的视角写出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恶与残暴,但在之后的叙述中诗人所塑造的两个日本兵形象超越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反而用一些细节反映出日本兵对战争的厌恶。诗人以此揭露出自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友谊造成极大的伤害,同时对日本军民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被灌输了军国主义的日本兵几乎没有能彻底觉醒,终没能与残暴的法西斯政权斗争到底,以至于很多日本兵在不自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诗歌的结尾诗人对孤独落寞的日本兵展现出的不仅仅是悲悯,还有对日本法西斯的愤恨与谴责。萧三的这首诗写于1934年,当时日本还未进行全面侵华,诗人身在苏联对国内战争的详情了解或许并不是很充分,但恰恰因此让诗人不至过分情绪化,而是能够率先冷静下来思考日本侵华战争

真正的罪魁祸首。

这首叙事诗在萧三的整体诗歌创作中也是与众不同的。在诗中,出于叙事的需要,诗人完全抛开了诗歌的音律与形式,显得更加自由,从而使得诗歌进行更为准确地叙事。新诗在摆脱诗歌外在形式的严格束缚后很明显地增强了诗人表义的自由,但是完全脱离了形式美之后的新诗,其诗意图则主要靠诗歌的意境、意象等内在因素,这便增加了新诗创作的难度。而这首叙事诗却能充分运用诗歌的内在律,在质朴的语言与自由的形式中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诗人的诗情。在这里,诗人运用人物语言将不同的情绪汇集起来,老祖母对凶残日本兵的痛恨,对小孙女的疼爱,小女孩的天真无邪的欢欣,日本兵的无奈与悲伤……所有情绪之间的碰撞形成了抒情主人公复杂的诗情,造成诗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礼物》

《礼物》是萧三又一首较为成功的叙事诗。此诗讲述了一个身为日本共产党员的汽车兵因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将一车军火作为“礼物”开入驻有东北义勇军的树林,后开枪自杀的故事。这个故事取自日本反战汽车兵伊田三郎的事迹,反映了日本共产党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强烈反对。此诗作于1935年,在此之前萧三曾与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片山潜有过交往。1933年片山潜因病在莫斯科去世,萧三作《片山潜的手》一诗以作悼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萧三对日本共产党寄予了较高的期望,然而惨无人道的日本法西斯对日共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使得日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没能充分发挥作用。尽管如此,我们依旧不能忘却那些曾经为反对日本侵华所作出努力甚至牺牲的日本共产党员。身处苏联的萧三以国际主义的视野和人道主义的情怀叙写此诗,显示出他对“全世界无产主义者联合起来”的革命理想的坚定信仰。

此诗共四小节,第一节中诗人交代了主人公“他是军人和纯粹的日本种”,并没有交代日本汽车兵的日共身份,诗人写到汽车兵将车开到转弯路口时的奇异举动时,设置了一个悬念,紧接着诗人用几句简略的心理描写进一步增加了情境的紧张气氛,汽车兵为什么害怕日本兵追来?他又在等待什么?所有的疑问都堆积在这一节结尾的省略号中。紧接着的第二节,诗人并没有直接回答第一节设下的悬念,而是将视角转向树林中的东北义勇军,他们发现了汽车中已经自杀的日本汽车兵,这让第一节的悬念进一步升级,日本汽车兵为什么要自杀?发现汽车兵尸体的战士“马上心里明白”。他明白了什么?他的遗嘱里又写了什么?接下来的第三节,诗人仍然没有给出答案,而是简述了东北义勇军为日本汽车兵举行的简

易葬礼。直到第四节,义勇军队长宣读了日本汽车兵的遗言后,所有的疑问方才有了答案,原来汽车兵是一位反战的日本共产党员。诗人对日本汽车兵宁死也不愿“再替鬼服务”的悲壮抉择进行了颂扬,同时也从侧面写出了日本侵略者的强盗本质。

这首诗的成功之处一方面在于诗人高超的叙事手法,另一方面也在于诗人对诗情的恰当把握。诗人巧妙的叙事技巧让这首诗更具有可读性,从而使得这个悲壮的故事在节奏感极强的诗句中显得更具感染力。在叙事中作者巧妙设置悬念增强了故事情节上的跌宕,细致的心理描写更能带动读者阅读情绪的波动,此外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促成了时空的自然转换,让故事更具立体感。但此诗并非完全靠叙事来完成其艺术创造,阅读全诗后我们可以发现诗歌外在的缺位并没有影响诗人诗情的抒发,虽无激情昂扬的呐喊,但却有比呐喊时更加浓郁的情感,这主要是因为诗人将

2016年度优秀论文揭晓

文学史研究

“反文章学”与“后文章学”——浙东文人与中国现代散文三元格局之形成 何亦瞻
从“小太阳”到“中国太阳”——当代中国科幻中的乌托邦时空 王瑶
“到民间去”与文学再造:周作人汉译石川啄木《无结果的议论之后》前后 袁先欣
“十七年”的“互文”:小说创作与古典文学研究——以《陶渊明写〈挽歌〉》与《陶渊明论》为例 唐蕾

矛盾研究

茅盾文学在日本——以《子夜》对堀田善卫《历史》的影响为例 曾嵘
茅盾代理《时事新报》主笔史实及新发现的佚文考证 雷超
鲁迅与鲁讯晚年 袁良骏
非文章的“文章”——鲁迅与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 孙郁

出版与文学生产

《北伐途次》与“幽灵出版社”——盗版对民国作家生存与创作影响 周文
之管窥 邱雪松
从“生意”到“政治”——以建国初开明书店教科书为中心的讨论 邱雪松

作家与作品

重构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的叙事传统——论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 李遇春

丛刊2017年第4期目录

革命、养生以及道家文化的辨析批判——关于张炜长篇小说《独药师》 王春林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二次修订本”述评 尹辉 刘启峰
茅盾抵沪百年纪念暨全国第十届茅盾学术研讨综述 高传峰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度选题论证会议纪要 齐晓红
第一次文代会档案(二) 王秀涛 编录整理

编后记 陈伟
征稿启事 陈伟

本刊编辑部 陈伟

</div